

原创阅读文库·美文

总策划：张海君 主编：齐浩然

拈花微笑

赵德发◎著

释迦牟尼传授禅法时拈花微笑，让摩诃迦叶心领神会，让无数修禅者累世参究。

赵德发说，在散文的天空，也有一位神灵拈花微笑，在暗示散文写作的奥秘，我们应该尽形寿去领会。



文心出版社

原创阅读文库·美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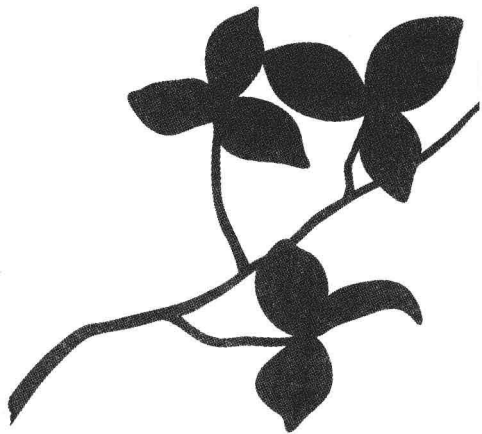
总策划：张海君 主编：齐浩然

拈花微笑

赵德发◎著

释迦牟尼传授禅法时拈花微笑，让摩诃迦叶心领神会，让无数修禅者累世参究。

赵德发说，在散文的天空，也有一位神灵拈花微笑，在暗示散文写作的奥秘，我们应该尽形寿去领会。



文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拈花微笑 / 赵德发著. — 郑州 : 文心出版社,
2012.3

(原创阅读文库 / 齐浩然主编. 美文)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119 - 9

I. ①拈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
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1362 号

拈花微笑

出版社: 文心出版社

(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2

字数: 170 千字 印数: 1 - 5000

版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5510 - 0119 - 9 定价: 20.00 元



自序：散文让我敬畏

◎赵德发

我为文三十年，主要经营小说。曾经认为，小说无中生有，气象万千，最能见出作家的本事。散文，那是缺乏想象力和虚构力的人们才去鼓捣的玩意儿。本人的阅读，也受这妄见的影响，捧在手上的多是小说。

然而，随着牙口慢慢变老，胃口也悄悄改变。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读小说不再那么踊跃而沉迷，对非虚构作品的兴趣却与日俱增。尤其是见到上等的散文随笔，常常是不忍释卷，品味再三。

渐渐地，我明白了散文之庄严，之神奇。

她最能见出你的思想高度。小说不宜赤裸裸地展示思想，所以小说家多是将思想的盐粒撒进小说的汤锅，让读者自己重新提炼出来。也有一些小说家，他并没有多少盐粒儿，只是浑浑噩噩地炖出一锅汤，任由评论家提炼去。有些高明的评论家居然也能替他弄出一大堆，一二三四，条分缕析。这就说明，小说是能够藏拙的。但散文随笔则不能，作者口袋里有没有盐，是好盐歹盐，真盐假盐，加了碘还是没加碘，读者品读一段文章就会明白。



她最能见出你的真情实感。刘勰说：“情者文之经。”古今中外的散文名篇，多是以情动人。那是人类情感的文字记录，是地球文明中最可贵的部分。然而，这份情感，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。我读过许多饱蘸了心血甚至是用生命写成的佳作妙品，直读得泪水涟涟心颤不已，也读过一些矫揉造作、以眼药水代替泪水的劣质文章，其中的伪善与假情令人作呕，这不能不引以为戒。

她最能见出你的文字水平。小说本来是应该讲究语言的，那些经典名著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与成就。但现今的某些小说作者，只醉心于编织故事，交代情节，以为悬念就是法宝，“可读性”就是一切。在他们眼里，语言只是用来打造情节过山车轨道的钢锭，糙点儿不要紧，反正坐着过山车呼啸前行的人对它无暇研究。然而，散文却必须在语言上狠下工夫。因为她像瓷器，像绣品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一个句子甚至是一个词语不妥，就会影响到作品的格调。

明白了这些，我对散文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与此同时，翻检我过去写的此类东西，就为自己对散文的轻慢而羞，为一些篇什的粗鄙而愧。

当年佛陀传授禅法时，只是拈花微笑，便让摩诃迦叶心领神会，让无数修禅者累世参究。我觉得，在散文的天空，也有一位神灵在对我们拈花微笑。那个法相，肯定暗示了散文写作的奥秘，值得我们尽形寿去领会。

但愿我能及早开悟，今后能将一些真正的好散文奉献给读者朋友。

2010年元旦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菊香里的梵音

拈花微笑 / 002

光明寺的半边月亮 / 009

瘦西湖识莲 / 013

菊香里的梵音 / 017

高旻之禅 / 020

念佛是谁 / 033

第二辑 城堡上空的蒲公英

拜谒龙山 / 036

在山旺读书 / 039

告别口号 / 043

呼唤肌肉 / 047

我和周涛的“肉体之争” / 051

性成熟期的玄机 / 053

草地，草地 / 055

北川城的死与生 / 058

倾听羊皮鼓 / 063

乌狗与爱心 / 068

农者之舞 / 072

槿域墨香 / 076

为人类感动 / 080

城堡上空的蒲公英 / 082

教师的空间与尊严 / 085

第三辑 蒙山萱草

攀上个三哥叫德明 / 088

蒙山萱草 / 091

我有个克隆女儿在澳洲 / 094

去临沂读书的梦想 / 096

我的中学是一场季风 / 098

我的 1970 年代 / 100

一生只做一件事 / 111

车轮滚滚宿命难逃 / 114

为自己送葬 / 120

人生到底有多少等级 / 122

老家的年 / 124

飘飞的魂灵 / 133

第四辑 热忱·境界·修炼

让写作回到根上

——在北京大学“我们文学社”作的讲演 / 138

追求“打成一片”的境界 / 144

作家的宿命就是逃亡 / 147

热忱·境界·修炼 / 149

超越自己一直是我的梦想 / 153

书成呼友吃茶去

——关于《双手合十》的对话 / 157

小说是温润

心灵的一种东西 / 167

第一辑

菊香里的梵音





☆ 拈花微笑

后脑之相

普陀山，讲经法会。僧人在前，俗人在后。

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光光的后脑勺。八排和尚，两排尼姑，有三四百之多。

穿黄色袈裟的法师高高在上，口吐莲花。俗不可耐的我，聆听一会儿之后，却打量起僧人的后脑勺来。

我发现，这些后脑勺多姿多态：平的，凸的；圆的，方的；三角的，梯形的，不一而足。

最不同的，是上面的一些纹路。我不知是骨的原因还是肉的原因，反正有种种的造化。最奇特的，从上面还能看出一些图案：有的像双鱼，有的像飞鸟，有的像杯盏，有的像佛龕。还有一些似是而非，让人无法取喻。

我知道，其实这些图案在俗人的后脑也能找到，只不过因为我们大多蓄发，它们藏而不露。

但我想，在僧人的脑后，应该有一样俗人没有的东西。

那是一块反骨。

当年诸葛亮会看骨相，早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块反骨。

僧人的反骨肯定是有的。他们反的是生命的既定程序，不愿在生死轮回的苦海之中头出头没，于是就逸出生活的常轨，落发为



僧，希望通过修行了生脱死。

于是，我就去那些后脑勺上看，看哪一块是反骨。

我不懂骨相，所以遍找不着。

讲台上突发清脆一响。法师敲着案尺道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！我翻然醒悟，不再找了。

映山红

那庵建在深山。三层小楼，阒无人迹，只有一尊佛坐于门厅。

寻至楼西的厨房，才见一位老尼和几位俗家男女坐着喝茶。

老尼递茶，我道过谢，见她双手粗糙不堪，破旧的袍袖上还带了石屑，便问：师太在干活么？

一位中年妇女替她回答：是呵，砸了一上午石子呢。

我问：砸石子干吗？

妇女说：建斋堂。

原来，师太法名顿悟，俗寿六十四岁，僧腊二十四载，到九华山已有十六年。她住过大庙，住过茅棚，后来又到这儿住进被人遗弃的破房。她开了茶园，开了菜园，并发愿建一座道场。然而从山下运砖运沙太贵，她便就地取材，将山上的石头砸成石子，将石屑筛过用作沙子，然后用水泥把这两样东西和起建楼。她带领徒弟干了一年又一年，终于建起这座真如庵。

真如。我念叨着这俩字，心中充满感佩。

说了一会儿话，我放下一点钱起身告辞，师太出门送我。我问：那几个人是你的俗家弟子？师太说：是。我又问：怎么不见有剃度的弟子？她脸色黯然，说：这些年来，我收过一些徒弟，但剃度之后，都吃不了这里的苦，也羡慕别处僧人的荷包，先后都走了。我问：你不发单金是吧？她说：是，在这里一分钱也没有，还要天天干活。可是，他们不干还是有愿意干的。你刚才看见了，那个男的，本来是个老板，可他觉得在商场上天天坑蒙拐骗，罪孽深重，就关



闭了公司，跑到这里砸石子，念佛。那几个女的，都是带发修行，已经好几年了。我看她们如果真的发心，就给她们剃头。

走过菜地，我见土豆苗有大片残缺，问是什么缘故，师太说：野猪来过。我说：有没有治它们的办法？师太说：治它们干啥？它们也是生灵，也要吃饭的。

我请师太留步，她合十道：施主慢走。

此刻她身边有一棵杜鹃，花开得正好。

再看远山，红晕片片，崖深壁峭，无人能去。

我抬手一指：请问，那边的花开给谁看？

师太转身看了一眼，说：给佛。

我说：佛在哪里？

师太说：在它们心里。

我默然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通永老和尚

我见他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峨眉山报国寺的黄昏里，坐在他今生报身的黄昏里。

他银须飘飘，法相高古。他目光虚远，似在打量他九十七年的长长来路。

有僧人向他顶礼，他微微颌首。有俗人向他顶礼或者问话，他便从手边的小筐里拿出一串念珠相送，说：念佛，念佛。

他民国时候当过兵，是行伍出身；

他出家后住峨眉山险要处的净土禅院（俗称大坪寺），是个有名的苦行僧；

他是当代禅宗大师南怀瑾的师兄，在南 1943 至 1946 年闭关时予以护持；

他是得道高僧，当年的悟境被圣钦老和尚、袁焕仙老人等禅门宗匠所认可；



他是峨眉派武术的掌门，是峨眉猴拳的唯一传人；

……

传言纷纷，不知真假。

我合掌上前，想向他求证，但问过一句，他却不答，只拿起一串念珠给我：念佛，念佛。

我问可不可以合影，他轻轻点头。我恭恭敬敬站到他的身后。

照过相，他依然拿着念珠送人：念佛，念佛……

高跟鞋的实质

青岛某寺，放生池边，一中年僧人与我谈起“心”的作用。

他说，心的作用可大了，一切一切生生世世都由心造。一个人，如果心心念念地想着佛，那他就可能成佛；心心念念地想着菩萨，他就可能成为菩萨；心心念念地想着吃肉，他来生可能变成畜生；心心念念地想着女人，来生则可能变成女人。

我问：变成女人不好吗？

他说：不好。

我问：为什么不好？

他说：女人业障重，烦恼多，要受业报。

我问：她们会受什么业报？

他说：方式多着呢。高跟鞋就是一种。

我很吃惊：高跟鞋怎么了？

他说：你看，后边一根细棍儿支着，前面窄窄地把她们的脚指头夹紧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那其实是一种刑具，是她们应得的惩罚。

说一会儿话，向他告辞，我去了寺里。

看着女游客脚上的高跟鞋，我想，依和尚的论断，她们的前生就是男身，就是那种心心念念想着异性的“妇女爱好者”了。

哑然失笑。



这个

大雄宝殿，女孩拜佛。

低腰裤，露脐装。举手合十，小腹裸露；跪倒叩头，腰背裸露。甚至，连白色的内裤都露出半截。

我问一僧：如此这般，会不会扰乱师父们的禅心？

他答：那要看个人的悟性和定力。欲是人的本能，缘自无明，很难遏止。佛言：爱欲莫甚于色。色之为欲，其大无外。赖有一矣，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，无能为道者矣！后一句是说，幸亏像色欲这么强大的东西只有一样，如果有两样，就没有人能够修道了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缺乏定力，色相很容易入眼入心，禅心自会被扰。但你明白了“缘起性空”，不再执相，面前的一切对你来说都如水月镜花。当年有个尼姑去参访赵州从谏禅师，问什么是佛法大义，赵州伸手捏了一下尼姑的身体。尼姑吃惊地说：和尚你还有这个在？赵州说：是你还有这个在。那尼姑于是大悟。那尼姑悟了什么？是悟出自己还有分别之心，还执男女之相。如果去掉分别心，做到“人有男女形，心无男女相”，你的心就不会染着，就会保持洁净。

我点点头，心有所悟，将和尚的意思归纳成这么两句：

观法如法便无男女，
见相灭相岂有这个？

袖痰而拜

凌晨四点。某寺早课。

钟鼓声里，僧人齐聚大殿，站成东西两序。我则站在僧人后面，充当一名居士。



维那僧敲响大磬，用他浑厚的声音起腔：“南——无——”

那一刻，庄严，肃穆。

住持大和尚从门外进来了。他身穿大红袈裟，在大殿正中的拜垫前站定，双手合十，向莲花宝座上的佛祖行过注目礼，随众僧唱诵几句，然后庄重跪拜。

拜罢起身，他伸左手于右袍袖，从中掏出一方小而白的餐巾纸，两手举到嘴前咳了一声。他用餐巾纸在嘴边一抹，而后将纸团起，用右手放在左袍袖中。

我为住持的这一动作惊异。而他做完这事，又与众僧一起唱诵，并率他们一拜再拜，如法如仪。

这中间，他一再动用袍袖中的餐巾纸。我想，他大概是咽喉发炎。

肉身之累，僧人与俗人无异。

“有三天使在于世间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老、病、死也。”这是《起世经》中的几句。

老，病，死。这三位天使的确厉害。她们让世人认识人生之苦，启发世人去寻求解脱之路。

皈依佛陀，住寺修行，这便是一途。

维那僧敲得大木鱼咚咚作响，僧人齐声念诵：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……揭谛揭谛！波罗揭谛！波罗僧揭谛！普提萨婆诃！”

最后的梵语，大意是：去呵，去呵，赶快去呵！大家速速觉悟，都到彼岸去呵！

可是，那个彼岸是好去的吗？

咳嗽声还是一次次响起，我心头一片悲凉。

普同塔

它建在这座佛教名山的偏僻之处。六边形，四五米高，用花岗



岩雕成。正面刻着“法雨普同塔”五字，背面刻着一些我不认识的梵文。

我在别的地方见过塔林，那是一些高僧、名僧的墓地，每座塔上，都刻着所葬僧人的僧职和法名，甚至还有成篇的谥文。但我眼前的这座，却是普通僧人共用的。“荼毗”后，也就是火化后，他们的骨灰便被投放在塔底的窖子里。

我在塔后找到一个小窗，那两页窗扇也是石头所做。我推开石窗，探头看看，里面黑咕隆咚，阴气森森，不知这窖子有多深多大，也不知里面藏有古往今来多少僧人“四大”分离之后的残留物。

我抽出头来，退后几步，在午后异常明亮的阳光下打量着这塔。

我想，追随着佛祖的脚步，多少人跋涉一生，最后走到了这儿！这是真正的“尽形寿”呵！那么，在形与寿统统消灭之后，本质意义上的他们又在哪儿？已经成为佛、菩萨、罗汉，分布在四大部洲救苦救难吗？已经被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净土，永脱生死轮回，在过着快乐无极的生活吗？已经再次或多次转生为人，或富或穷、或贵或贱、或善或恶、或美或丑吗？已经因为自身所造恶业，堕落到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三途受苦受难吗？

我得不到回答，面前只有墓塔静静地立着。





☆ 光明寺的半边月亮

一夜没睡踏实。

客房里就我一个，旁边排了五六张床，全都空空如也。原住在这里的两位居士，傍晚还随和尚们上殿，晚课后也收拾了缁衣下山去了。头顶的窗户坏了一页玻璃，用塑料纸补着，一夜啐啐作响。隔着两道门，串串鼾声清晰可闻，那是一个行脚僧在此挂单。该僧不知来自哪里，已走过多少地方，明日他还托钵上路，继续他的云水生涯么？又为自己的猜度感到可笑。“慎莫念过去，亦勿愿未来。过去事已灭，未来复未至。”一位禅师说得极是。听人家的鼾声多么响亮，像高僧念出的佛号一般绵绵密密，那梦境分明是一片湛然。门厅里端坐着的那尊佛倒是安静，昨晚进来时见他法相庄严，结着一种我不能解的手印。我不解他也不说，就在我门外通夜坐着。有言道，天雨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。我是不是一棵无根之草呢？佛不回答，只有窗上那块塑料纸说：啐，啐，啐。

五莲山我已来过多次，一般是陪外来的客人，尽地主之谊。而这地主也当得马虎：上得山来，天竺峰下站一站，光明寺里串一串，引至寥天阁，指点几下流云峡，便沿东路下山，个把钟头完事。尤其是，对寺里的佛像、香烟、经声梵唱，都存了一层隔膜。进来漠然视之，出去不留印象。塑料纸啐得正确，我就是一棵无根之草。

然而，风还是把我这根草吹到了这里。国庆节前，山东省佛教协会会长、光明寺住持觉照法师捎来口讯，让我抽空去见见面，讨论如何挖掘五莲山佛教文化之事。节后一日，正巧市民族宗教办公



室主任上山，我便跟他一起去了。至光明寺是十二点整，法师早已准备好六个素菜招待我们。我们边吃边谈，光明寺地藏殿考证事，阿掖山废寺修复事，一碗米饭下肚，话题也差不多说了个明白。饭后至方丈室喝茶，我看着那一橱经书，心中忽然一动，便向法师提出能否在寺中借宿一晚，法师立即点头应允。

法师送主任下山时，我去了监院然慧师父的寮房，与他谈了半个下午。四点，他领我参观僧人们的晚课。课毕，觉照法师对我说，你既然来体验生活，今晚就不招待你了，咱们与大伙一起吃吧。于是，斋堂里就多了一碗一筷和一具臭皮囊。

臭皮囊装了些饭菜，又随法师踱至山门外说话。暮秋晚风从山壑中吹来，让法师的广袖僧服微微拂动，他那高大胖壮的身躯却稳立如松。夜色渐渐墨染了四周山头，晚风也送来丝丝凉意。法师说，我看你穿得太少，加件衣服吧。回方丈室，他果然找了一件羊毛衫与我。穿上，正体会着暖意，一个戴了眼镜、身板瘦弱的年轻僧人来报告事情。法师介绍说，这是在广东念过佛学院的延亮，你可与他谈谈。延亮引我至他的寮房，特意找出上好的印度檀香点着，从“戒、定、慧”三个字开始，与我谈至夜深。

再接下来，就是一夜没睡踏实。佛学，我以前凭借书本作过管窥，但直接与僧人探讨还是第一次。这让我想了许许多多，心如镜湖投石，涟漪涟涟。

下半夜，脑子累了，正昏昏欲睡，却又被打板声遽然惊醒。我看看表，还不到四点，僧人们却要起床了。“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来名利不如闲。”这句老话似乎不能信，和尚们也很辛苦。我穿衣起身，开门看看，只见一位中年僧人一手提板，一手执槌，来来回回地在院里转悠。梆！梆梆！梆！梆梆！在万籁俱寂的凌晨，这枣木醒板的清脆很是振动人的神经。我记得有资料介绍，这板面上一般要刻“谨白大众：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各宜醒觉，慎勿放逸”等几句偈语，不知这块板刻没刻上。眼下，板声的效力十分明显：寮房的窗子次第亮起，院里很快是僧影憧憧。大殿那儿，一位老僧